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by CONAN DOYLE

The Sign of Four

四签名

[英] 柯南道尔 著
俞步凡 译



Sherlock Holme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Sign of Four

四签名

[英] 柯南道尔 著

JOHN DOYLE

俞步凡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签名/[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俞步凡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2)
ISBN 978-7-5520-0103-7

I. ①四… II. ①柯… ②俞…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591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二

四签名

著 者:[英]柯南道尔

译 者:俞步凡

责任编辑:陈如江

封面设计:王小阳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6

插 页:2

字 数:10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03-7/I·060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演绎法	1
第二章	案情陈述	15
第三章	寻求解答	24
第四章	秃头人的故事	32
第五章	樱池别墅的惨剧	46
第六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作出论证	58
第七章	木桶的插曲	72
第八章	贝克街的非正规军	90
第九章	线索中断	105
第十章	一生漂泊到终点	122
第十一章	阿格拉巨宝	135
第十二章	乔纳森·斯莫尔的奇异故事	146

第一章 演绎法

福尔摩斯从壁炉台角上取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摩洛哥皮匣子里取出皮下注射针筒。他那洁白、纤长、敏感有力的手指把尖细的针头装好，将左臂的衬衫袖口往上卷起。他对着已有许多针眼的胳膊打量片刻，便把针尖扎入丰满的肌肉，推动小小的针筒，然后靠在绒面安乐椅里，发出舒心满足的一声长叹。

他这样每天注射三次。我看在眼里已经好几个月，看是看惯了，心中并不以为然。非但如此，而且越看越反感。我没有勇气去阻止他，所以每当深夜想起，就感到十分内疚，良心上过不去。为此我好几次想对他说说心里话规劝他，但是我这个朋友性情孤僻冷漠，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个样子，让人想跟他随便讲话都不易，要接近也无法接近。他能力过人，也刚愎自用。我体验到他身上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都使我胆怯。我不想违背他的意愿，惹他不高兴。

但是这一天下午，我也许是午饭喝了点法国博恩红葡萄

酒，再加他那种嗜毒如命的神态，使我更加看不入眼，我忽然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今天，你这个，”我问他，“是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黑花体字的旧书，无力地抬起眼来。

“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①。你要试试吗？”

“我才不想试呢，”我没好气地冲他说，“阿富汗打一仗害得我身体到今天还没有恢复，我可不想糟蹋自己，再雪上加霜。”

他笑笑，没在意我的态度。“话是不错，华生，”他说，“我也知道对身体是有害，可我感觉有这么强烈的刺激、兴奋，能提神醒脑，有一点副作用也就随它去了。”

“可你得考虑考虑这利害关系！”我恳切地说道，“就算像你说的，你的脑子得到刺激，得到兴奋，那毕竟是残害自身的做法，会不断引起器官组织质变，最终导致功能永久衰退，实在是得不偿失。你也知道对身体有多大的不良后果，为什么还要只图一时快感，偏不顾伤害掉自己天赋的卓越才能？你该明白，我不单是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你说，也还是作为一个医生对你这样说。我对你的健康负有责任。”

他听了我的话倒没有生气，把两手十指对齐，两肘支在椅

^① 可卡因(cocaine)，古柯树叶中提取的药物，作麻醉剂。7%的溶液是比较稀的浓度，1898年英国药典规定的浓度为10%，可以随便购买。

子的扶手上，反而像是对说话饶有兴趣。

“我这个人，”他说，“好动不好静。尽管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难解的密码，给我最繁重的分析工作，这样我才觉得浑身有劲，适得其所，这样才可以免得求助另外的感官刺激。我最讨厌平淡无奇的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那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又苦又累的行业，不妨说还是我创始的这个行业，因为世界上还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种职业。”

“唯一的私家侦探？”我问，竖起了双眉。

“独家的私人顾问侦探，”他回答，“我等于是刑事侦查方面的最高上诉法院，拥有最后裁决权。格雷格森也好，莱斯特雷德也好，就连阿瑟尔尼·琼斯也好，他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这是常有的事，不稀奇——都要来向我求教。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提出权威意见。每逢这种情况，我不和他们争功劳，我的名字报上也不披露。工作本身，在专门的领域里发挥了我专门的能力，我从中就找到了乐趣，这就是给我的最高报酬。我的工作情况，你在杰斐逊·霍普案子中，亲身经验过了。”

“是的，确实如此，”我热诚地答道，“这是我一辈子从未遇到过的事，震撼这么大。我已经把经过情形写成书，写成本一小册子，起个有趣的书名，叫《血字的研究》。”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我大致看了看，”他说，“说实话，我实在不敢恭维。刑事侦查必须是也应当是一门极严肃的科学，从事刑侦工作，态度要绝对冷静，掺不得半点感情成分。你给它抹上一层小说的色彩，简直是在虚构一个爱情故事。把爱情和私奔，硬夹塞到欧几里得第五命题里，格格不入。”

“可是案情确实就像小说嘛，”我反驳道，“是事实，我不能歪曲篡改。”

“有些事实可以删掉，并不是非写不可。或者，至少写起来要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个案子中唯一值得一写的，是我怎样精确运用分析推理法即演绎法，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从而一举破案成功。”

我对他这番话很不高兴。因为写这篇东西原指望博得他的欢心，结果反而遭到批评，真是事与愿违，吃力不讨好。他似乎要求我的小说每字每句只能描写他个人的作为，突出他个人的能力。那是一种自私心态。我和他在贝克街生活这么多年，不止一次观察到，这位同伴无论是闭口沉默还是开口说教，态度中不免流露着骄傲与自负。我不愿多说话了，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以前在阿富汗给滑膛枪子弹打穿，虽然已经不碍行走，但是每逢天气有变，就会酸痛。

“最近，我的探案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欧洲大陆，”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说道，把欧石南根的老烟斗装满了烟，“上星期有

一个叫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求教。这个人大概你也知道，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人的敏感性、灵活性，可惜欠缺广博的学问知识，而这对进一步提高技术本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请教的是一件遗嘱案子，很有意思。我给他两个类似的案例作参考。一个是一八五七年里加城的案子，另一个是一八七一年圣路易城的案子。这两个案子给他指点迷津。这里有一封信，今天早晨刚收到。他对我给他的帮助，来信表示感谢。”

说着，他就把一张皱巴巴的外国信纸丢给我。我看了看，信上充斥着许多过头的恭维话，都是些什么“伟大”、“手法高明”、“行动果断有力”等等，这种如此热烈的赞扬话，正是法国人惯于使用的语言。

“倒像是小学生在夸奖自己的老师。”我说。

“啊，我只是给他一点帮助，他是过奖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轻声说，“他自己有很高的才华。一个理想的侦探，应该具备的三大条件，他具备两条。他有观察能力，有分析能力，所缺的仅仅是知识，这一点很快就能补足。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小文章翻译成法文。”

“你有作品？”

“噢，你不知道？”他惊奇地说，大笑着，“是啊，惭愧得很，几篇小论，都是刑侦技术性题材。这儿有一篇，举个例子，《论



他來信表示感謝。

各种烟灰之鉴定》，文章列举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配上彩色插图，具体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在刑事案子中经常会出现的证据，有时还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线索。你回忆一下那个杰斐逊·霍普案子，你就会懂得烟灰辨别对破案侦查有多大帮助。再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能确定，在一件谋杀案中凶手吸过印度仑卡烟，那么就把你侦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印度特里其雪茄烟的黑色烟灰和‘鸟眼烟’的白灰是不同的，这跟白菜和马铃薯一样截然不同。”

“你审查细枝末节确实明察秋毫。”

“我充分注意小事反映出大问题。这篇是讲跟踪脚印的论文，里面还特别介绍使用熟石膏取脚印的保存方法。这儿还有一篇新奇有趣的小文章，是讲从事不同的行业对手形的影响。有石匠、水手、木雕工、排字工、纺织工、钻石工的各种手形图。这些对于科学侦查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尤其是遇到判断无名尸体，或者罪犯的职业身份这类案子更加有用。可能我只顾谈自己的爱好，让你听得厌烦了吧？”

“一点也不，”我诚恳地说，“我感到很大的兴趣，而且还曾有过机会看你在实际中应用了。你所说的，是观察和分析，当然，这两者或多或少相互关联，可说是一回事。”

“哦，未必是一回事，”他答道，惬意地往椅背上一靠，吸着烟斗，吐出一圈圈浓浓的蓝烟，“比如说，我由观察知道，今天

早上你去过威格莫街邮局，我再要作推理分析即演绎，才能知道你是去发电报的。”

“很对！”我说，“两件事都叫你讲对了！但是，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是我一时忽然想起才去的行动，对谁也没说起过。”

“事情本身就十分简单，”他说，看着我奇怪的样子觉得好笑——“太简单了，我一说穿，就毫不稀奇。不过解释一下，也好作个界定，什么是观察，什么是分析。观察使我看到你鞋帮上沾有一点红泥。在威格莫街邮局前的人行道上，正在开挖，泥土翻上来堆在那里，进邮局还非得踩着这土堆不可。翻上来的泥土就是这种特有的红土，只有那里有，附近别的地方据我所知，都没有。观察到的就这么多，余下的就要靠分析了。”

“好，那么你是怎么推断出我去发电报的呢？”

“啊，我当然知道。我整整一个上午坐在你对面，没见过你写过一封信。我还看见，你的抽屉拉开着，你有一大张整版的邮票，一整扎明信片，没有动过。你去邮局，不是去发电报，还会去做什么呢？这就是排除掉所有不相干的因素，剩下的必定是真正的事实。”

“这件事确实是这样，”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正像你所讲，最简单不过了。我给你一个更复杂一点的怎么样？考考你的推理，你可别说我存心难为你。”

“绝对放心，”他回答道，“恰恰相反，正好省掉我再注射一针可卡因。有什么难题不妨尽管提来看看，我很乐意。”

“我听你讲过，人们日常使用的东西，难免会留有使用者的特征痕迹，这在训练有素的人眼里，能够识别出来。现在，我这里有一只表，最近刚刚转到我手上。有劳你给我看一看，说说原来表主人的性格、习惯怎么样？”

我把表递给了他，心里不禁暗笑。因为依我看来，这个考验是无法通过的，我是存心给他一个教训，杀杀他平日里动不动就独断专行的威风。他把表在手上掂量着，仔细看看表盘，打开表盖，留心察看里面的机芯。先是肉眼看，再用高倍放大镜看，最后把表盖盖上，还给了我，一脸沮丧相，看得我差一点要笑出来。

“几乎没有证据可寻，”他开口说，“这表最近刚刚洗过，最主要的迹象都没有了，让我看不到了。”

“你讲得对，”我应着他说，“到我手里之前洗过表。”

我这么说，心里在看我的同伴出丑。他要找寻无用的借口掩饰自己的失败，想找阶梯下台。即使表没洗过，他又何尝能看得出什么证据？

“尽管痕迹不多，不尽如人意，我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全然空白。”他莫测高深地说，半闭无神的眼仰望天花板，“姑且说一说，还望不吝指正。我判断，这表原为你兄长所有，是你父亲的遗赠物。”



这表原为你兄长所有。

“这还算你猜到，不稀奇，表壳上有 H. W. 字母对不对？”

“正是如此。W 是你自己的姓。这表的制造日期距今将近有五十年，这刻的字母和表是同一的年纪，所以是上一代人定制的表。习惯上珠宝类遗传给长子，长子的名字往往同父名。你的父亲，如果我记得没错，已去世多年。因此，表就传到你长兄手里。”

“到现在为止，这些都是正确的，”我说，“还有什么吗？”

“你哥哥是个行为不拘小节的人——非常邈里邈遑，不修边幅。最初他很有光明前途，可是都让他丢掉了。常常生活潦倒，偶尔也有景况很好的时候，最后嗜酒，死于酗酒。就是这些，都是我根据观察分析所得。”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在屋子里焦躁地乱步走来走去，内心充满痛楚。

“你这就很不光明正大，福尔摩斯，”我说，“真想不到你会搞这一套。你肯定是预先早有了解，对我哥的不幸身世知道得一清二楚，现在你装模作样作什么分析推理。你想，我会相信你都能从这旧表上看出来！还多么刻薄！你不就是搞江湖骗术嘛！”

“我亲爱的博士，”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请接受我向你道歉。我把这事当作纯粹的问题来推断，忘了具体的个人亲情，这在你是一桩痛苦的家事。不过，我向你保证，在你给我这只

表之前，连你有没有哥哥我都一点也不知道。”

“那怎么可能讲得那么准确呢？你说的跟事实处处相符呀。”

“啊，那也算运气好。我说的只不过是估计，可能性，我自己也想不到那么准。”

“不是给你猜了个正着？”

“不，不，我这个人不爱猜谜，遇事光猜，不是好习惯——这会影响到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在你看来不可思议，是因为，你没有遵循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往往能看出大问题的细枝末节。我们从具体说吧，我一开始就说，你哥是个粗心大意的人。看看这只表，表壳下面部分有两处凹痕，整个表面上全部是伤疤痕迹，这是不良习惯造成的，老是把表放在有硬币、钥匙这种硬东西的衣袋里，也不专门分开一个口袋放。拿一只价值五十几尼^①的表这样漫不经心，说他邋邋遢遢不算过分吧；这也称不上是太了不得的发现。单是这只表就已经如此贵重，那么其他方面，该是殷实人家便没有问题了。”

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推理。

^① 几尼(guinea)，英国金币，1831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常用于规定费用、价格等。

“英国当铺有惯例，每收进一只表，都要用针尖在表壳内里刻上当票号码。这个办法比挂一个牌子要好，免得号码牌丢失或者搞错。我用放大镜细看表壳里面，这种号码至少有四个。结论是——你的兄长常常经济拮据。再一个结论是——他有时境况又很好，否则他没有力量去赎当。最末一点，请你注意里盖有一个上弦孔，弦孔四周有无数瘢痕——这都是钥匙戳捣的。神志清醒的人插钥匙会插出这么多伤痕吗？只有醉汉的表，你去看，没有一个不是这么瘢痕累累。夜里上弦，手抖抖的就留下这种痕迹。这有什么玄妙吗？”

“经你说破，茅塞顿开，”我回答道，“我错怪了你，请多原谅。你有如此的洞察力，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想问一下，你目前有没有接手案件？”

“没有，所以只好注射可卡因。不动脑子，我就活得无聊。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站到窗前来，看这世界，有这样凄凉、惨淡、无聊的吗？看那黄雾，满街翻滚，飘过灰溜溜的房屋，还有什么比这更刻板、乏味、消沉？医生，英雄无用武之地，这英雄还有什么意思呢？犯罪照常犯罪，求生还得求生。芸芸众生如此，我空有一身绝技也于世无补。”

我正要张口回答他这番激动的言词，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的女房东走了进来，托着铜盘，盘里放一张名片。